

洪秀全演義



啓智書局印行

洪秀全演義新序

盛大的聖誕節過去了，瘋狂的笑臉也將在那歡快的人的臉上消失。

據說，耶穌是上帝的兒子，這不禁使我想起了我們中國的那位上帝的兒子，耶穌的兄弟——洪秀全了——同是上帝之嗣，一個留下了如此無限崇偉的影響，一個却被毀謗譴責到現在這實是件有些神秘的很耐人尋味的事，也許在兩者間真有所謂正邪之別罷？

大凡「正」的總會得到人的信仰尊敬擁護，「邪」的照例要受攻訐或被加上一個殘忍的罪名。所以無論誰人都想做正的而不願做邪的，就是明知自己不正，惟恐被人說是邪，也一定要向人宣傳，自命爲正，用正來掩飾邪，再說歷代英雄的鬥爭，不論正或邪，都要殺人，人却偏毒恨邪的，讚美正的，且勝利也必然往往屬於正者之流。噫，正之高貴也可知矣！

自知是邪的，固然要用正來掩飾，但也有自命爲正，而人偏說他是邪的，這在歷史上可找出不知多少證明來——奸雄曹孟德是邪的，他自知道論怎樣辯白也不能被人認爲正了，所以在沒法中祇得借「獻帝」的正來用一用，於是便幹了那「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把戲，但曹操的邪却始終未曾能洗滌，因此這「借正」的方法也便成了「笨」方法。（而且，這方法還有些強迫的意味。）可是方法雖笨，却也儘可給後代人模仿聽說，就是目前還有些人正在用這方法，並且還得到了相當的成功！（？）因爲用了這方法後，的確便得到了別人的信仰尊敬和擁護。

再有一點奇妙的，就是有時正的竟會變成邪的，而邪的也會變成正的，譬如「正」的真命天子，後來會給人罵是「邪」的昏君；李世民、朱元璋輩，先前都是邪的叛逆，入後俱成正流。所以洪秀全若能成功而登上金鑾寶殿，安知其不能被尊爲正呢？

邪的有時會變成正，我們又何必薄於彼，正的既也會變邪，我們當然也不必厚於此。若是邪而「借正」的，雖能欺人於一時，但這曹操式的笨方法，是終究要失敗的！

其實正與邪都非天賦的，自己稱為正，旁人不察，也從而正之，於是他便是正了！至於邪呢，也沒標準，祇要同正相反便算邪，並且有些邪，還是由於所謂正者的反宣傳所造成的。如果邪者自命為正，那末真的正者在他看來，也是邪的了——正與邪僅如是而已！

洪秀全演義序

演義之萌芽，蓋遠起于戰國；今觀晚周諸子說上世故事，多根本經典，而以已飾增，或言或事，率多數倍。若六韜之出于太公，則演其事者也。若素問之託于岐伯，則演其言者也。演言者，宋明諸儒因之爲大舉行表；演事者，則小說家之能事。根據舊史，觀其會通，察其情僞，推己意以明古人之用心，而附之以街談巷議，亦使田家婦子，知有秦漢至今，帝王師相之業，不然則中夏齊民之不知故國，將與印度同列，然則演事者雖多稗傳，而存古之功亦大矣。馮山世次郎作洪秀全演義，蓋比物斯志者也。余維滿洲入踞中國全土，且三百年，自鄭氏亡，而僞業定，其間非無故家遺民，推致果，然不能聲罪以彰討伐，虜未大創，旋踵即仆，微洪王則三才毀而九法斁。洪王起于三七之際，建旗金田，入定南都，握圖籍十二年，旂旄所至，執訊獲醜，十有六省，功雖不就，亦雁行于明祖。其時朝政雖粗略，小具，而人物方略，多可觀者。若石達開、林啓榮、李秀成之徒，方之徐達、常遇春，當有過之，虜廷官書雖載，既非翔實，盜增主人，又時以惡言相誣。近時始有蒐集故事爲太平天國戰史者，文辭駿驟，庶足以發潛德之幽光，然非里巷細人所識。夫國家稱族之事，聞者愈多，則興起者愈廣。諸葛武侯、岳王事，牧猪奴皆知之，正賴演義爲之宣昭。令聞次郎爲此，其遺事，既得之故老，文亦適俗，自茲以往，余知尊念洪王者，當與尊念岳、葛二公相等。昔人有言：舜何人也？予何人也？言洪王朽矣，亦思復有洪王作也。丙午九月，章炳麟序。

例 言

凡讀書者，須明作此書者之用意。讀孔氏書，須知其排貴族專制政體；讀孟氏書，當知其排君主專制政體。故太史公憤時嫉俗，于游俠諸傳，特地著神。顧三代後作書者之眼光，孰知史遷陳涉列爲世家，項羽編爲本紀，真能掃成王敗寇之腐說，爲英雄生色者。是書即本此意，以演洪王大事，讀者不可不知。是書有握要處，全在書法。司馬光書五代事，次第書五代紀元，而各國紀元單列其下，蓋彼已成獨立體段，不能媚于一尊，而稱爲僞爲匪爲逆也。惟是書全從種族着想，故書法以天國紀元爲首，與通鑑不同。

或謂耐庵水滸傳，獨罪宋江，是殲厥渠魁之意，豈其然乎？則何以罪宋江，而不罪晁蓋？蓋也不知耐庵之罪宋江者，罪其外示謙讓，內懷奸狡，圖作寨主耳。若洪王則實力從國家種族思想下手，故是書亦與水滸傳不同。

或問列國志、西游記，其題目何如？答曰：皆非好題目也。列國人物事體太多，筆下難于轉動；西遊又太無地脚，只是逐段捏掇出來耳。惟是書全寫實事，又簡而易賅，題目既好，則筆墨材料，當綽有餘裕。

是書有數大段足見洪朝人物之眞爲豪傑者。君臣以兄弟相稱，則舉國皆同胞，而上下皆平等也。奉教傳道，有崇拜宗教之感情，開錄女科，有男女平權之體段，遣使通商，有中外交通之思想，政行必行會議，有立憲議院之體裁，此等眼光，固非清國諸臣所及，亦不在歐美諸政治家及外交家之下。

是書以洪楊二人爲首，然楊秀清不及也。洪王深明種族大義，奈人心錮閉，故其始祇以暴官狠差爲藉口，直至入湖以後，人心漸開，遂伸出民族之理，一往不變。若東王楊秀清祇具一帝王思想耳。故無東王，則洪朝事不易成，以其素擁巨貲也。亦無東王，則洪朝事不易敗，以其徒覬覦大位也。後有作者，可

爲殷鑒

或謂洪王之敗，卽種族覆亡；一由于王位過多，已無統屬。實由于所得之地，尺寸不捨，故滿人能分占路游擊以擾之。洪朝疲于奔命，至林鳳翔歿後，遂不暇北上。此讀是書者所當太息，亦此後當視爲前車者也！

洪朝之敗，敗于楊秀清。以其覬覦大位，遂開互殺之謀，致能員漸散；後人加以淫孽之詞，謂其競爭女色所致，厚誣英雄，當下拔舌地獄。

書中李秀成，是古今來第一流人物，其身歷安危，民心不變，其得人也勝似武侯。出奇制勝，用兵如神，其行軍也勝似韓信。幾歷艱劫，軍糧不絕，其籌餉也勝似蕭何。其優待降將，禮葬敵國亡臣，豁達大度，古未曾有，真合清國會左胡李僧勝諸人而不能望其肩背者也。至以一身生死，係國家存亡，則姜維王彥章以後，惟有此公耳。

石達開自是上上人物，以一介書生，擲筆卽爲名將，縱橫數省，當者莫攫其鋒，其勇猛如是。却能雍容儒雅，詩章却敵，真有儒將風流。

林啓榮自是上上人物，九江當省敵之衝，獨能堅守孤城，斷敵國交通之路，時歷數年，身經百戰，矯然不移，卽古之良將，何以過之？

林鳳翔是上上人物，以老將神威，所向無敵，統三十六軍，自揚州而山東，而安徽，而河南，而山西，而直隸，直擣北京，歷古用兵，未見有如是之銳者。然卒令功敗垂成，就義以歿，讀者當爲惜之。

演義中如列國、兩漢、三國、隋唐人才之盛極矣，然錢江、馮雲山之料敵決勝，陳玉成、李開芳、吉文元、李世賢、章昌輝、蕭朝貴之驍勇善戰，黃文金之百折不回，皆一時之奇彥，人才濟濟，比諸前時演義中人，當有過之無不及也。然事卒不成，或亦非戰之罪歟？

尋常說部皆有全局在胸，然後藉材料以實其中。如建屋，磚瓦木石俱備，皆從圖底間架而成。若此書則全從實事上搬演得來，善先留下許多事實，以成是書者，故能俯拾即是，皆成文章。

是書有詳敘法，如賸楊秀清起義，當時許多委曲，自然費許多筆墨。若賸石達開舉義，則一弄即成，毫不費力。蓋石達開人格高出秀清之上，自然開聲相應。

是書有欲合仍離法，爲卷首即寫錢江，然必待洪王起後始與同軍。此十數回中，應令讀者想望錢先生不置，及其一出，又令讀者另換一副精神。

是書上半截寫洪仁發却好，後半截却不好何也？蓋仁發爲受和受采之人，初時何等天真爛漫，其後殆不知矣。得毋觀楊秀清之舉動，有以變其心志耶？

讀此書如讀三國演義，錢江馮雲山李秀成三人，猶徐庶武侯姜維也。雲山早來先死，則如徐庶早來先去也。錢江中來先去，如武侯中來先死。若以一身支危局，則秀成與姜維同也。觀金陵之失，視綿竹之降，當同一般盛情者矣。

讀此書勝似讀史記，史記以文運事，是書以事成文。蓋以文運事，卽史公高才，仍有苦處。今以事成文，到處落花流水，無不自然。

或曰錢江與范增同乎？答曰：不同。范增不知其主，又仕非其國，復不知機，其運則同。若錢江之智之才之志，皆非范增所及也。

或曰李秀成王彥章姜維皆能以一身生死爲一國存亡，其英雄中之同道歟？答曰：不同。蓋亦有得君之專，得人之深，與其權謀其志量，秀成之爲秀成，亦非姜維王彥章之所及也。

或曰史稱坐而言，能起而行者，僅得三人，曰武侯，曰王猛，曰許衡。今得錢江共四人矣。然王猛輔胡苻，許衡輔蒙古，其見地又在武侯錢江之下。

洪秀全演義目錄

新序

序

例言

第十四回	李秀成百騎下柳郡	石達開傳檄震湖南	八一
第十三回	張國梁背義加官	賽尙阿單騎逃命	七二
第十二回	洪秀全議棄桂林郡	錢東平智敗回糧台	六四
第十一回	蕭朝貴計劫梧州關	馮雲山盡節全州道	五七
第十回	洪仁發誤走張嘉祥	錢東平重會胡元煒	四三
第九回	劫知縣智窮石達開	渡斜口計斬烏蘭泰	三七
第八回	馮雲山夜走貴縣	洪秀全起義金田	二九
第七回	章昌輝義釋洪秀全	馮雲山聯合保良會	二四
第六回	羅大綱販依拜上帝	章昌輝乘醉殺婆娘	一六
第五回	楊秀清初進團練局	洪秀全失陷桂平牢	一六
第四回	開教堂巧遇胡以晃	論嘉禾計賺楊秀清	一六
第三回	發伊犁錢東平充軍	入廣西洪秀全傳道	一六
第二回	會深山羣英結大義	遊督幕智士釋豪商	一六
第一回	穆彰阿惑主害青宮	錢東平訪賢遊幕府	一六

第十五回	胡林翼冷笑擲兵書	會國藩遵旨興團練	九四
第十六回	洪宜嬌痛哭蕭朝貴	錢東平大破會國藩	一〇〇
第十七回	彭玉麟恤情贈軍餉	郭嵩壽獻策創水師	一〇七
第十八回	左宗棠應聘入撫衙	洪天王改元續漢統	一一四
第十九回	封王位洪秀全拒諫	火漢陽會天養慶兵	一二〇
第二十回	向榮大戰武昌城	錢江獨進興王策	一二六
第二十一回	洪天王開科修制度	湯總兵絕命賦詩詞	一三四
第二十二回	向榮怒斥陸建瀛	錢江計斬蔣文慶	一四三
第二十三回	勇鮑超獨救江忠源	智錢江夜賺吳觀察	一四九
第二十四回	蕭王妃奪旂鎮江城	洪秀全定鼎金陵郡	一五五
第二十五回	李秀成平定南康城	楊秀清敗走武昌府	一六四
第二十六回	攻岳州智劫胡林翼	入廬郡賺斬江忠源	一七三
第二十七回	李秀成兩奪漢陽城	林鳳翔大戰揚州府	一七九
第二十八回	林鳳翔夜奪揚州府	韋昌輝怒殺楊秀清	一八六
第二十九回	錢東平揮淚送翼王	林鳳翔定計取淮郡	一九四
第三十回	石達開詩退會國藩	李秀成計破胡林翼	二〇三
第三十一回	韋昌輝刎頸答錢江	李鴻章單騎謁會帥	二〇九
第三十二回	譚紹洸敗走武昌城	錢東平遁跡峨嵋嶺	二一六
第三十三回	李秀成一計下江蘇	林鳳翔十日平九郡	二二三

第三十四回	林鳳翔大破訥丞相	李開芳再奪衛輝城	二二九
第三十五回	李秀成出師鎮淮郡	林鳳翔敗走陷天津	二三五
第三十六回	完大節三將歸神	拔九江天王用武	二四二
第三十七回	陳英王平定九江地	劉麗川智取上海城	二五〇
第三十八回	取銅城陳其芒慶兵	奉朝旨左宗棠拜將	二五六
第三十九回	向軍門敗死丹陽鎮	胡林翼窺復武昌城	二六二
第四十回	羅澤南走死興國州	羅大綱夜奪揚州府	二七一
第四十一回	李忠王定計復武昌	陳玉成棄財破勝保	二七八
第四十二回	守六合溫紹原盡忠	戰許灣鮑霆春奏捷	二八五
第四十三回	金陵城大開男女科	李秀成義葬王巡撫	二九六
第四十四回	張國梁投歿丹陽河	周天受戰死甯國府	三〇六
第四十五回	陳玉成大戰蘄水城	楊制台敗走黃梅縣	三一六
第四十六回	李秀成義釋趙景賢	林啓榮大破塔齊布	三二五
第四十七回	曾國藩會興五路兵	林啓榮盡節九江府	三三三
第四十八回	龍虎戰大破陳玉成	官胡兵會收武昌府	三四五
第四十九回	救九江曾國荃出身	戰三河李續賓殞命	三五九
第五十回	戰桐城忠王却鮑超	下浦口玉成破勝保	三七二
第五十一回	何信義議獻江蘇城	石達開大戰衡州府	三八一
第五十二回	李孟羣戰死廬州城	左宗棠報捷浮梁縣	三八八

第五十三回
第五十四回

雷正瑄密札訪錢江
破曾軍魏超成陷廣信

楊輔清墜兵破慶瑞……………三九七
降勝保李昭壽獻滁州……………四〇三

新式標 洪秀全演義上冊

第一回 穆彰阿惑主害青宮 錢東平訪賢遊幕府

詩曰：漢家正統自英雄，百戰如何轉眼空？憑弔金陵天子氣，啼痕猶洒杜鵑紅！

話說天下治亂之機，自三代而後，異族憑陵中國，已非一日。漢高斬蛇起義，六年間摧倒嬴秦，奠定基業。四百年後，魏晉十六國，蹂躪西北一帶。傳至六朝，始得唐高掃除梟獍，漢家種族重見光明。及五代年間，異族互相割據，把中原土地瓜分魚爛。雖得宋太祖洗淨蠻氛，不料百年來，金人入寇，僅恃南渡半壁偏安。未幾蒙古承宋室頹弱，入主神州，禮義冠裳從此毀滅。猶幸胡虜無百年之運，果然明太祖崛起草莽，光復中國。傳至二百餘年，那些賣國之徒，如吳三桂、洪承疇等輩，或開門揖盜，或迎降新主，便把好端端的二萬里河山，奉送他人手裏去。這皇漢的帝位，就讓滿洲人稱做起來了。自從順治入關，歷至道光時代，這百年來五傳皇帝，倒知得續承祖宗基業，把專制漢族同胞的法度，却布得鐵桶相似。那時雖有熱心志士，謀復祖國，却無從下手。不料道光晚年，上下溺于晏安，外國紛紛侵伐，以至朝政日非，滿人家事，遂不可問矣。話休煩絮，且說道光登位，至二十年來，外患漸漸吃緊起來。這時寵任一位丞相，姓穆名彰阿，這人本是個宗室人氏，專一攬權結黨，把門生故吏布滿朝廷，性又嗜殺。常說道：『古人說的「辟以止辟」，是很有道理的，不是這樣，怎能殺威挾下民？』以故他管理刑部時，殺人倒不下萬數。當時童謠說：『生不見穆相，彰阿死不見五殿閻羅。』這兩句話，京中倒傳作一般佳話了。大小官吏，那個不曉得他的兇狠？只是一般趨炎附勢的，那敢個道他長短的一句話來。單說那道光皇帝駕下一個太子，單諱一個璉字，生得面如冠玉，唇若塗硃，品格純良，性情聰敏。看見穆彰阿的舉動，早有七分不快，只礙父皇臉上，也不敢認真發作。那日合當有事，太子璉却有宮門散步，正見穆彰阿獨自進宮來。太子便

立在宮門裏看穆相怎生區處。穆彰阿見了太子，本不欲再進宮門，欲退步，又恐像個怪僻的行徑。只得轉行幾步，向太子屈着半膝兒，請個大安。太子說道：「不勞丞相這般禮數，但身居掌輔，幸執鈞衡，苟能顧念國家，是萬幸了！」穆相本是個乖覺的人，聽太子說到這話，已猜着幾分用意，只是怎能發作忙，的改顏謝罪。那太子也沒得可說，忙讓開幾步。穆彰阿便進宮裏來，肚子裏懷着鬼胎，被太子搶白幾句，如何忍得恨不得中傷太子，好拔了眼前釘刺。當下見了道光皇帝，請了一個安，故意露出滿臉怒容。道光皇帝看了這樣，便問道：「看卿家臉上，似十分納悶了，可不是軍機裏面有了意外事情嗎？」穆相答道：「仗陛下神聖，四海安甯，那有意外？只心裏橫着一點下情，臣昧死不敢奏知陛下。」道光皇帝笑道：「這又奇了，朕與卿乃是魚水君臣，那話說不出，有話只管說便是！」那穆相聽了，忙跪下，假意哭着奏道：「臣該萬死，自從那日見太子在宮外游蕩，老臣已迴避，不敢說別的話，只後來又見着了數次，想想太子正位齊宮，常常出外游蕩，成個什麼體統？老臣念陛下恩眷隆重，顧不得嫌疑，曾勸諫了幾句，怎想太子便懷着恨，嘗說道：『不除了老臣，誓不甘休。』方才在宮門見了老臣，早把老臣罵了一頓。陛下想想，老臣何敢和天子作對？就請納還冠履，容老臣解職回旗罷了！」那道光皇帝聽罷，正是無明火起三千丈，大罵道：「逆子如此無禮，朕倒有主意了！卿家且起來坐地！」穆相連連便謝恩，站起來，道光皇帝又說道：「卿的委曲，朕已知道，今且放心，休作辭職的話了！」穆相又再謝恩，復說些閑話，便辭出宮來。道光皇帝立刻傳太子進入宮問話，那太子聞得父皇召，急忙進來，只見道光皇帝怒猶未息，臉上帶了二分紅，三分青，五分黑。太子摸不着頭腦，戰戰兢兢的，前行數步，請安後，正欲有言，只見道光帝喝了一聲罵道：「你却幹得好事！」太子急謝道：「兒幹了什麼事，望父皇明白教訓！」道光帝道：「你可省得常常私出宮門外游蕩，被穆得勸諫了幾會，你便銜恨起來，爲着一己私意，倒要謀害一個大臣，是什麼原故？」太子聽到這話，早猜着九分，便奏道：「那有此事？只是兒見穆相欺君罔上，擅國專權，方才在宮

門責他幾句，是真的。」說猶未了，道光帝越加忿怒，因平時把穆相作個柱石良臣，十分寵幸的，今見太子說他欺君罔上，擅國專權八個字，如何忍得住？登時憤火中燒，起身來飛起一脚，那脚不高不低，恰踢在膀胱上下，那太子「唉啊」一聲，眼兒反了，面兒白了，氣兒喘了，喉兒嘶了，身兒浮了，脚兒軟了，仰身倒在地下，眼兒是沒了！原來道光帝平時在宮裏，終日練習拳棒的，這回飛脚，等閒的也近他不得！那太子本是個青春少年，體魄未堅，怎捱得住？以故登時一命嗚呼。道光帝急用手在太子胸前一按，覺得冰也似的，沒點氣息，心上倒有點悔意，奈已死不能復生，只暗地裏洒幾點淚。又付道：「好端端的一個太子，把來踢死，怕天下臣民知道也不好看。」急急命宮人埋斂，不許聲張！只道太子暴病死去的，好歹掩住臣民耳目。還虧那太子生身皇后，早經亡過，再沒有人說別的話。越日便降了一道諭旨，說出無數哀痛的話，賜太子一個廟諱，喚做端慧兩個字。自古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京中大小官員，都知道太子死得無端，紛紛議論，加之軍機衙門，緊靠內廷，宮監常常穿插，你言我語，便把踢死太子的原故洩出來。那些軍機衙裏知道，獨自礙著穆相，也不敢說出，只是退值之後，對着家人，少不免拿着新聞一般來談論，一傳十，十傳百，果然數日間，那踢死太子的一點消息，京中上上下下，倒傳遍了。都說道：「好端端的太子，把來踢死，這還了得！」況且京城中人，沒一個不怨恨穆相的，那裏禁得民間口舌？還不免多加幾句。初時猶是京裏紛紛傳說，漸漸十八省內，都知道這一點事了。這時便惱出一位英雄，這人姓錢，名江，表字東平，本貫浙江省歸安人氏，少失怙恃，依其叔父錢閱作生活。錢江五歲，叔父教他上學，聰穎非常，九歲下筆成文，兼有舌辯，賓客滿座，無有能難他者。叔父常說道：「此正是吾家千里駒，他日光宗耀祖，也不難也。」錢江急應道：「大丈夫作非常事業，成的救國安民，敗的滅門絕戶，也不能計得許多；若單靠光宗耀祖，是小覷姪兒了。」以故衆人聽他一番議論，莫不稱奇。既長，諸子百家，六韜三略，兼及兵刑錢穀，天文地理諸書，無所不讀。時揚州魏平任歸安令，聞江名，以書召之。江得書大笑道：「江豈

是爲鼠輩作牛馬的人嗎？」遂以書絕之。及道光帝賜死太子的消息，傳到歸安。這時錢江年已二十四歲，聞之慨然歎道：「君臣父子，倫常紊亂，豈是勵精圖治的人？天下將有大變了。」自此遂沉機觀變，苦心向學。又數年，正是道光二十九年的時候，兩廣一帶賊盜四起，如羅大綱、大鯉魚、陳金剛等，紛紛起事，至少亦聚衆數千。小則打劫村舍，大則割據城池，那些官僚都畏罪不敢奏報。錢江看到這機會，便道：「今天下大勢，趨于東南，珠江流域，必有興者，此吾脫穎時矣！」可巧這時錢閣已經棄世，錢江遂捨家游粵，寓于旅邸。適故人張尙舉署花縣知縣，聞江至大喜道：「東平不世才，本官當以禮聘他，何愁縣是不治？」說罷，便揮函聘江。江暗忖道：「花縣區區百里，怎能設施展？只是憑這一處栖身，徐徐訪求豪傑，也是不錯。」想了一會，便回書應允。還虧這花縣離省治不遠，越日隨至花縣，投謁張令，張令降階相迎，即執着錢江手說道：「故人不遠千里，枉顧敝縣，增光不少。惜足下非百里之才，還恐枳棘叢中，非栖鳳凰之所。只是憑這一席地，徐待事機罷了。」江聽罷答道：「小可錢江，有甚大志？煩故人這般過譽，慚愧難當。但既不棄，願竭微勞足矣。」張令大喜，錢江遂留署中，一應公事，張令都聽他決斷。真是案無留牘，獄無冤刑，民心大悅。錢江每日閑暇，或研習兵書，或玩遊山水，已非一日。那日正游至附近一個小山上，正當七月時候，天氣尙在炎熱。錢江獨行無伴，便小憩林下，正見一書生迎面而來，頭上束着儒巾，身穿一件機白麻布長衣，下穿一條元青亮紗套褲，腳登一對薄皮底布面鞋，年約三十來歲，眉清目秀，儀容俊美。把錢江估量一番，便揖說道：「看先生不像本處人氏，却獨自游到這裏，可不是堪與大家講青鳥尋龍穴的麼？」錢江道：「某志不在此，自古道：『地靈人自傑』，講甚麼真龍正穴？足下達人，何也一般迷信呢？」那人急謝道：「小弟見不及此，纔聞高論，大歉於心，請問足下貴姓尊名？那裏人氏？」錢江答道：「某姓錢，名江，號東平，浙江人。」那人又問道：「可是縣裏張老爺的幕府麼？」錢江道：「是。」那人納頭便拜，歡喜說道：「聞名不如見面，見面勝似聞名，仰慕已久，幸會幸會。」錢江即回禮道：「小可

錢江却勞老兄如此敬愛，請問先生上姓尊名？」那人答道：「小弟姓馮，單名一個達字，別號雲山，向在山中念書，近聞先生不求仕進，却到敝縣管理刑名，人民悅服，此實敝邑之幸！可惜無門拜謁，今日相遇，良非偶然，請假一席之地，少談衷曲，開弟愚昧，實爲萬幸！」錢江聽罷，暗忖：「這人氣宇非凡，談吐風雅，倒把人民兩字記在心中，料不是等閒的，正要乘機打動他。」便答道：「不虞之譽，君子羞之，老兄休得過獎，倘不嫌鄙陋，就此坐地談心，亦何妨？」馮達大喜，便踐草坐地。錢江假着問道：「方今天下多以正豪傑出頭的時候，老兄高才，却不尋個機會出身，這是什麼原故呢？」馮達答道：「先生說的雖是，臣耐韃靼盤踞中原，大丈夫昂昂七尺，怎忍赧顏北面稱臣？故隱居于此，願先生有以教之！」錢江見他說出此話，正要試他，便道：「足下志量，令人欽佩，只是韃靼盤踞中原，二百年矣，君臣既有定分，足下反以讎儲視之，豈不大謬？」馮達聽到這話，不覺怒道：「種族之界不辨，非丈夫也！」遂以先生爲漢子，聊以直言相告，何反作一般忘國事仇的見識？倒說出無恥的這話來，先生休矣！」言罷，拂衣便去。錢江仰面哈哈大笑。馮達回首道：「先生笑怎的？」錢江道：「非笑足下還笑何人？」馮達道：「某有何可笑？任先生是縣裏府裏，拏某作個不道理人，市場喪首，牢獄沉冤，誓不悔也！」錢江越笑道：「試問足下有幾個頭顱，能夠死得幾次？縱有此志，倒不宜輕易說此話，弟若忘國事仇，今日當不到此地了。方才片言相試，何使憤怒起來呢？」馮達急謝道：「原來先生倒是同情，不過以言相試，某一時愚昧，冒犯鈞威，望乞恕罪！」錢江聽了，便再請馮達坐下，隨說道：「足下志氣則有餘，還欠些修養，俗語說得好：『逢人只說三分話，路上須防人不仁。』足下方才這話，幸撞着小弟的耳朵裏，若遇了別人，是大不了的，須知此事非同小可，成則定國安民，敗則滅門絕戶，事機不密，徒害其身，死也不打緊，只恐人心從此害怕，那韃靼盤踞中原，又不知更歷幾百年了！」馮達道：「先生之言甚善，但某見非我族類，却要來踞我河山，不免心胆俱裂，竊不量力，欲爲祖國圖個光復，只救國有心，濟時無術，若得先生指示前途，願隨左右，以供驅策，但恐韃靼根

深蒂固，不易搖動，餘外并無他慮。不知先生以爲何如？」錢江又答道：「足下休驚，胡虜氣數將盡矣。」
馮達大喜問道：「先生何以見之？」錢江聽罷，便不慌不忙的說出來，管教坐地談心，定下驚天事業。深山訪主，遭逢命世英雄。要知錢江說出什麼話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會深山羣英結大義 遊督幕智士釋豪商

話說當時錢江說出胡虜氣數將盡，馮達不勝之喜，便問錢江怎的見得。錢江答道：「自古國家將興，必有祚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方今滿帝無道，踢死青宮，信任嬖臣，烟塵四起，活似個亡國樣子。且近年來，黃河決潰，長安城門無故自崩，水旱瘟疫，偏于各地，皆不祥之兆。謀復祖國，此其時矣！兩年前，浙江童謠說道：『三十刀兵動八方，天呼地號沒處藏，安排白馬接紅羊，十二英雄勢莫當。』據童謠看，第一句三十刀兵動八方，明年正是道光三十年，這時定然刀兵大起了。第二句見得這次干戈聲勢，非同小可，末二句便是有英雄崛起的意思了。某前者夜觀乾象，見南方旺氣正盛，將星聚于桂林，他日廣西一帶豪傑不少，足下既有這等大志，自今以後，物色英雄，密圖大事，若徒把這一般話，挂在口頭，雖日日憤激，怎能濟事？某此行不遠千里，來到貴省，正爲此意。若不是這樣，彼區區一縣令的幕府，怎能籠絡鄙人呢？」馮達聽那一席話，便道：「先生天人，令馮某佩服不置。自今以後，願不時教誨爲幸。」錢江道：「休說小弟誇獎，若有機會成就這一件事，不過如探囊取物，不知足下在廣東，曾得有可以同事的人否？」馮達道：「同志中人，本不易得，所見有洪秀全者，真英雄也。此人就是本縣人氏，器量寬洪，確有龍鳳之姿，天日之表，且能懷大志，腹有良謀。少年曾進洪門秀士，只不屑仕進。今年已三十，正和小弟同硯念書，若得此人共事，何愁大事不成？改日便當和他拜謁先生，共談心曲，你道如何？」錢江道：「小弟慕裏談話，不便，倒不必客氣了，不勞足下來見。就請以明天午刻爲期，足下到這地少候，同往謁見洪先生罷了。」馮達喜道：「如此又勞先生枉駕，何以克當？」錢江謙讓一回，看看夕陽西下，二人便說幾句珍重的話，